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九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十三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九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頌四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詞穆靜深清明潔肅敬雝和顯光大也相助祭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也秉執越於駿大承奉也斯語詞言美哉此穆清之廟也在廟中者光大之辟公美盛之多士皆能肅敬雝和執行文王之德以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大奔走其在廟之主然則文王豈不顯於上乎豈不承於下乎由其德化久而彌深故人心無有厭斁如斯也

清廟一章八句

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營洛成王至於洛
諸侯來朝因率之以祀文王也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也盛德之容敬與和而已和者天之元也
人之所以為性也敬者守其和也人之所以定
命也文王之德雝雝在宮和之至也肅肅在廟
敬之至也昔嘗以此譽髦斯士矣今之助祭者
肅敬雝和猶蒙至敎之澤故曰秉文之德也對
越在天文王昭於天也天之為天穆清而已文

王肅雝顯於穆清之天多士肅雝承於穆清之
廟對天如對文王也故維天之命歎文與天同
其穆維清緝熙歎文與天同其清也辭約而意
遠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穆靜深也不已不息也不顯猶
穆也純一而不雜也天穆然而健行文王穆穆而緝

熙其道同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葢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葢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是也假大也溢滿其量而有餘也收斂其溢而不散也駿大篤實也言文王以純德格天故其餘福波及於我我當修德以收之也曾孫篤之祝之也言天既大惠我文王餘福及我矣惟望自我而後凡為曾孫

者皆篤行文王之道以純其德而受天佑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祀文王也祀文王而言天者文王之德與天同也今夫天其變化無常者成形成色之用也其有常不變者無聲無臭之體也用著於有體立於無故法天者懍於見顯之交尤慎於隱微之際宥密基命自强不息則不顯而純與於穆不已者合德矣天之不已文王之純非

作而致之也天行無疆由於其德之健聖功不倦由於其性之一健而一者所謂誠也中庸曰故至誠無息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之道擇善固執固執之功在於篤行由是言之篤者所以固也固者所以誠也誠則純純則不已矣曾孫篤之教以誠也誠者造於純以配天之實非徒祝其得福已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緝續熙明典禮肇始迄至成終也言天之為天清而常明者也文王得天之清故有明德所謂熙也緝熙者其德常明與天同清也與天同清則天理之節文自著此文王之典所由來也今祀於文王之廟者自始事以至於終皆能秉文之德以行文之典則文王佑之而天亦佑之矣此周之所以受福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祀文王也清廟之三皆祀文王清廟初獻

之樂也維天之命受嘏也維清送神也昔舜命
伯夷曰汝作秩宗夙夜維寅直哉維清葢以秩
宗典祀交於神明以清為貴也禮之清由於德
德之清本於天人秉天德昭明有融有時而昏
者欲蔽之也夙夜維寅不以人欲蔽其天德之
清則禮行矣故於穆不已者文王之德之所以
純維清緝熙者文王之典之所以明也迄用有
成者自始至終皆清心以行典則文王之熈我

亦緝之矣曾孫篤之所以進於純迄用有成所

以緝其熙純而緝熙則亦不已此文王之所以

昭于天多士之所以對越在天也穆清之廟與

天同象肅雝之相與文同德顯承無射之形容

如繪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

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之謂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賦也烈功辟君也烈文辟公有武功文德之諸侯也祉福所止也辟公助祭而神錫祉福則不啻辟公錫之也國家億萬斯年諸侯歳時助祭所以惠我者無疆願我之子孫世世保之也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戎功即烈文也皇大也言辟公惠我我亦惠辟公辟公能謹爾侯度無專利無汰侈則王自尊崇之又念汝烈文之功願爾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無競莫强也刑與型同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非虛願也既祭前王但法前王可矣昔前王之莫强於天下者以其人也為人有道能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於顯隱微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此前王之所以無斁于人者常念之而不忘則德立道凝人存政舉而無疆之祉福可保矣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獻顯相也儀禮曰賔三獻尸之後主人酌

酒獻賔歌烈文是也烈文者功德也成王之初
周興未久助祭諸侯身佐前王以定天下故皆
有武功與文德也無封靡于爾邦戒之也天下
之弊不自外生皆由心出心有欲則厚取心無
制則奢費費愈奢則取愈厚而民不堪命矣戒
封靡所以塞致亂之原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無
競維人以身教也其心正不言而喻不顯維德
以誠通也所以植致治之本也一獻酬之間而

相戒勉者如此葢當時之君皆聞大道之要故

其民皆蒙至治之澤也嗚呼盛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作起也高山岐山也荒治康安徂往夷平行路

也言天作岐山在於周地大王因而荒之以順天也

未荒以前天作之既荒以後則不啻大王作之也大

王作於前文王繼之勞來安輯之民乃康居天下於

是乎歸岐迄於今文王往矣而以民歸者衆岐之高山因有平路則前王雖往治績常在為子孫者當繼前人之志世世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於岐山是也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啟闢疆理宣畒所謂大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棫柭道兌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

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此文王之康功也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蓋順天之本在於安民也其旨遠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深密靜靖安也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仁上天已有成命至文王武王乃受之而有天下也二后所受已為成命至於成王其命不愈定乎然恃有成命而康好逸豫則天難諶而命靡常矣故成王不敢康也早夜之間敬慎不懈以基天命於深靜之中蓧其所性之明而繼續之因隨事以盡其心則君心清庶事理而天下其治安矣此成王之所以永

保天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也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是也明文昭在於緝熈定武烈在於肆靖而其致功則在於基命天命人以位先命人以德冲漠之中有覺不昧萬理森然是所性之明德故曰熈也萬事之本萬福之原故曰基也氣拘物蔽而其熈微則其基

壞矣故貴緝也緝之之功貫通動靜而尤以主靜為立極之要故在於宥密也隱微之際人所不見天必見之已不見人乃能見天天理既著其明昭焉於此時而察識之存養之使繼續而無間則明德之體純矣因其德之所發而遂明之以盡其心之量則充其四端可以保四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文王緝熙於前成王緝熙於後此有周之家法實千聖之薪傳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賦也將奉也享獻也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也右饌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饌右也儀威儀式制度刑與型通法也伊語詞言我今祀天而配以文王有所將而奉之有所享而獻之我將維羊以實柴也我享維

牛以供饌也祀禮具舉天庶幾其在於右乎天鑒四方求民之莫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天嘏文王因以嘏我既右享之矣然天降福亦降威日刑文王則嘏之一日而不刑文王則天威將至而所嘏不可保矣我願自今以往夙夜之間戰兢惕厲以畏天威庶幾永保此右享之嘏焉蓋對天以自矢之詞也

我將一章十句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人君之大德曰敬天曰法祖法祖者以實不以文必儀刑之必式刑之必靖四方必日靖之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禮所載是也式者朝廷之制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刑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刑文王則立政者詳又使教化自近及遠四方皆靖且日靖之不敢始勤而終倦則所以法祖

者實矣敬天者以誠不以僞必畏之必夙夜畏之必以畏保之天之聰明不可欺也真知上帝之臨汝實覺日鑒之在兹則精勤不期而自生嗜欲不戒而自去斯其畏誠矣天不息故畏亦不息夙夜之間無時敢懈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然徒畏之而已乎又思所以保之焉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我其夙夜刑文王者純而不已靖四方者久而化成天駿惠我文王則亦永嘏

我矣蓋以敬天之誠厲其法祖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賦也時巡狩之期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也邁行也言人君以時巡行於諸侯之邦察其政治而撫其民人庶天以為能盡君職而子之

乎此敘所以巡狩之意也右尊序次震動疊服懷來柔順允信也言巡行四方乃知昊天果子之矣實尊周之位次於天下之上是以慶讓偶施莫不慴服祀典具舉百神山川莫不懷德而效順盖人神皆受職焉而後信王之果為天下主也明者明德昭著之也戢聚櫜韜肆陳夏中國也言天既右序有周王亦式序在位於是布昭明德於有周之天下孰宜牧伯孰列羣侯孰為附庸以其德之大小次其位之崇卑則

其明昭而其序定矣雖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干戈弓矢皆可不用惟廣求懿德布於中夏使五侯九伯皆得其人則講信修睦以康兆民而右序之尊信可常保之矣此則廵狩之實政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美廵狩也君者天之子也人子周知一家天子周知天下耳目不及於四方下情不得以上達子職有虧矣故時邁其邦斯昊天子之也

且時邁非徒行也以行慶讓以祀百神以序在
位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也
夫天下之議者衆矣謂兵革不休以有侯王長
駕遠馭必需武畧而不知諸侯違命乃有征伐
王政不行乃有兼并設天威所臨人神受職黜
陟所及百辟承流慎簡親賢以布於庶位則兵
革何自起乎故秉禮以止亂偃武而修文為治
者耳熟焉然非時邁而親歷之未有以信其實

然也君子是以知巡狩之為義大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賦也執持競强也言武王能持其自强不息之心也惟能自强天下莫能與爭强是以有大功而君天下也不丕通大也言成康能大顯武王之烈故天命之使繼武王而為君也何以見其丕顯也武王克商頑

民未靖自成康而治定功成四方始永為周有矣武王末受命制作未遑自成康而禮明樂備文治始斤斤其明矣斤斤者條理精詳明之至也所謂繼明照于四方也生為明帝歿為明神則今日者鐘鼓和鳴磬筦諧集以祀之其降福之多可知也然降福者神受之者人也簡簡慎擇也神之降福必擇其人我之威儀果能收斂敬慎有執競之遺意則神自歆享醉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矣蓋戒祀三后者勉效

三后之德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康王也昊天有成命成王祔祭於文王執競康王祔祭於武王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又曰不强則枉武王之執競敬勝以自强也法文王之敬止也成王曰敬之敬之又曰學有緝熈于光明康王曰敬忌天威又曰用荅揚文武之光訓是成康之丕顯其明法緝熈也而曰敬

之敬忌仍法文王之敬止也則猶是武王之執競也威儀反反敬止執競之功也凡人之心出則放反則存凡人之行心放則肆心反則敬故威儀貴反也反反云者反而求諸身又反而求諸心也心反而常存則自强而不息矣由是言之儀反而後敬勝敬勝而後自强自强而後丕顯故曰湯武反之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有謀慮也文有道德也立成立極至也德之至也來牟麥也率徧育養陳布常倫常也言郊祀上天惟思文之后稷足以配之焉天以生民為心者也烝民之生久矣所由養之以至於成立者莫非后稷之至德也稷藝五穀民既育矣又貽我以來牟蓋春夏之間新陳不接來牟夏熟可以接濟乃上帝所命使隨時率育也衣食足則禮義生華夏烝民無此疆

彼界之分皆得相生相養以敷陳倫常之道是敎之以至於成立者亦莫非后稷之至德也鞠人謀人之思莫深於此經天緯地之文莫大於此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

思文一章八句

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人皆知稷敎稼穡功在養民而不知率育陳常實一體之事也田賦供而上下定奉養備而孝弟行室家寧而後有

夫婦交際通而後有友朋其樸而不文者乃至文之所從出也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文王之德能與天合后稷之功實與天同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賦也嗟歎詞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所也釐福成終
咨問茹度也保介農官莫春周時建寅之月也田二
歲曰新三歲曰畬明上帝之明賜也庤修而儲之也
錢鎛鎛鋤銍鐮也艾與刈同此耕籍而戒農官也王
將耕籍祭於先農臣工畢從從祀從耕皆在公也故
嗟而勅其敬之謂王祀而受釐實賴臣工從耕以成
之也來咨來茹勅保介之詞也王曰嗟保介來為我

咨之為我茹之維莫之春百穀未生又何求乎其咨問之何者新田何者畬畞新田何植畬畞何種也維莫之春百穀未生來牟不已生乎美哉來牟轉盼即熟將受上帝之明賜明昭上帝既賜麥熟又賜禾熟用終至於康年其茹度之麥夏熟禾秋熟其事皆在春也其命我農人痔乃錢鎛與銍錢以耕之鎛以耘之不旋踵而忽覯銍之刈矣此則王之釐爾果成之乃敬爾在公之實政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耕籍也王率羣臣躬耕帝籍祭於先農而受釐耕籍事竣乃勅保介使勸農也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畒此則王釐爾成之大畧也又曰陽氣俱烝

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則
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
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此則來咨來
茹之大畧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嘆詞昭明也假與格通至也爾謂農官也
時是駿大發耕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耦二人

並耕也獨舉成王者康王將祈穀卜於成王之廟也卜之而從故言成王昭格也祈穀禮成則農事興故於廟中戒農官也言農官當率農夫使播百穀大發其私田咸服其耕事萬夫為耦通力合作也蘇轍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卜郊也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

日至不卜孟春祈穀則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康王作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故於廟中戒農官焉勤農重穀之至也終三十里者農官所司萬夫之界也周禮曰凡治

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萬夫為耦之地方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故曰終三十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興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水澤也客殷之後於周為客戾止來助祭也斯指鷺也殷人尚白來助祭者車

旂冠服從先代之所尚故其容潔白有如振鷺也彼所封之國也斁厭也客在彼國無有惡之者能綿其世澤以保宗社也今來於此無有厭之者能守其忠貞以翼王室也如是則有譽矣然猶願勉之也譽欲其終又欲其永其夙興夜寐不懈無惡無斁之功庶幾畢生不渝而譽終傳及後世而譽永矣微子之命曰慎乃服命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俾我有周無斁此之謂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微子助祭也武庚既平成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修其禮物作賔于王家故微子來助祭而為賔也賔獻尸後主人獻賔歌振鷺也無惡無斁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也武王不絶殷後而封武庚成王不懲武庚之叛又封微子忠厚之至也觀振鷺之所詠下守臣節而助祭上以為客而獻之且

欲其永保祿位且欲其慶流子孫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矣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雨黍稌皆

多是雨暘時若高下皆收也藏粟曰倉藏米曰廩雍

西之俗多藏粟於窖亦有高廩則富室也十千曰萬

十萬曰億穀之數也千倉萬箱我庾惟億是也及繼

也陳粟曰秭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也藏穀既多不止為食并為酒醴酒醴之用可以養老可以祀神故用以烝畀其祖妣不寧惟是凡百禮儀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遍也百禮既洽則神之降福甚遍矣何楷曰隨事賴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是宜索祭而報饗之也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祭八蜡也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之也天子之大蜡八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
蜡報之也列國各有蜡周禮云國祭蜡則吹豳
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歳功既成養老勞農而
休息之也治民之道曰富曰敎富莫要於勤農
敎莫先於行禮觀此詩所詠年穀順成盖藏謹
裕奉親享祖百禮皆興亦可以得富而敎之之
大畧矣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豝土氣含

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
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
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
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
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
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
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
其百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其是之謂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賦也瞽樂官也再言有瞽非一人也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懸之也縣鼓亦周制也鞉有柄耳持其柄而揺之則兩耳自擊柷如桶以椎挏之所以起樂圉

敔也狀如虎背有鉏鋙㨨之以止樂也簫編竹爲之管笛屬也喤喤聲大也肅肅敬雍雍和也和鳴相應也成樂之一終也言集衆瞽於庭設樂器於庭皆備而後奏之鞉磬既作簫管之屬莫不備舉喤喤衆樂之聲與人聲相和而鳴肅肅然使人敬雍雍然使人和也於是先祖來格而聽之則樂定矣樂定之後歲時祀享凡我客之來助祭者將永觀新樂之成焉蓋聲容之美實足以格神人而和上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也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之所遺故言有商之瞽今在周庭也列敘樂器昭新制也業虡崇牙遵靈臺維樅之製樹羽則又加飾矣應鼓田鼓皆新冒之縣鼓則新為之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也柷以

起樂圉以止之堂下播鞉則堂上擊磬簫管依
磬者也那之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
聲是也肅雝和鳴樂之盛也舜命夔曰命汝典
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其克諧雝也無奪倫肅也樂之
肅雝皆由於人其溫而無虐雝也其栗而無傲
肅也肅雝之志形於詩歌故聲律之依而和者

亦如其肅雝焉此虞廷制作之精意而周公獨得之也先祖是聽神以和也容觀厥成人以和也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詩有焉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美之詞潛藏之深也鮪王鮪也鱣鮪類

鰷白儵也鱨鰷類鰋鯉類鱣鮪之大鰷鱨之細鰋鯉

之美莫不有之多之至也享薦也冬薦魚春薦鮪也
祀祭也周禮𠘨人凡祭祀共魚之鱻薧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乃嘗魚薦寢廟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魚薦
廟乃親行是也天子親行必有其地有其時有
其制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傳曰書觀非
事也書于棠非地也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方别孕不敎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言不時也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言有制也潛之詩言漆沮明得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於此取魚亦於此也是不傷稼而害物也是君舉有常而納民於軌物也言潛明得時也冬月水寒故魚性定而深潛是水蟲成也是取時物以薦新昭誠孝也言多魚明有制也是數罟不入而水族

蕃滋也是物產盛而民得養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行王之制蕃庶物養民人而後致敬於神介以景福職是故也豈徒曰神嗜飲食已哉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賦也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綏安宣布哲明燕安右

享之也言今日者蒙皇考文王之業助祭者諸侯主祭者天子天子穆穆薦其大牲諸侯肅雝助其設饌大哉皇考其綏予孝子可知也昔者皇考宣布明德於天下惟其能用人也既有文德又有武功惟其能為君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安而天心亦安其克昌厥後可知也故今日者天果有以綏我矣既綏我以眉壽又介我以繁祉使我永為天子頻薦廣牡以祀烈考并祀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武王祀文王徹饌之樂歌也來言雝雝者中心和悅非强之也至言肅肅者敬慎將事不敢怠也穆穆深遠天子之容也雝雝肅肅穆穆皆文王之貌而天子諸侯法之所謂秉文之德也薦廣牡而相肆祀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也降福者天也天眷者民也治民者人也用人者君也君能允文允武以用人而安民則安及

於天矣故天亦安其後人也然而嗣王之心則不以天子為榮而惟以孝子自勉并不以已之得壽為幸而惟願常伸其孝思於父母也文王之為父武王之為子可謂各盡其道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賦也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陽

色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聲和也鞗革鞗首有鶬金飾休美也昭考武王皇大綏安也成王既免喪諸侯咸來朝見新君以稟王章其車馬服物之盛美哉有烈光於朝廷矣王乃率之見於昭考武王之廟以展孝思以陳享獻以祈福而介壽典至鉅也永言以下陳戒之辭也天下諸侯來朝來享是即時王之多祜宜永保之更思光大之也烈文辟公既來朝享王亦宜畀之以多福燕饗錫予以綏其心使頻來

朝覲繼續此烈光之休明歲時助祭常受此多福之純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來朝而見於武廟也成王既除喪乃朝諸侯率以祀武王受釐陳戒也諸侯載見禀一人之法度臣事君之禮也天子率見合萬國之懽心子事父之禮也諸侯載見之時即從孝享篤天子之多祜所以展忠也天子率見之後

更思慶惠予諸侯以多福所以廣愛也天子自
謹王章乃可常受諸侯之朝享故欲其保之也
諸侯常求厥章乃可永保天子之禄位故欲其
緝之也古之君臣無一時不篤其忠愛無一事
不深其戒勉有如此夫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賦也客微子也作賔王家故曰客也重言有客鄭重之也殷尚白其後從之不止於冠裳皆白馬亦用白也萋且敦琢所獻之禮也何楷曰萋與緀通說文云緀白文貌蓋言帛也尚白故帛亦白也且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萋有且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是也再宿曰信宿宿信信留之久也言縶其馬固留之也追之送之也餞於道也未去而留

之既去而送之左右無方以綏安之愛之無已也淫大也威罰也夷平也言紂與武庚天既大降之罰矣今微子能崇德象賢則天降之福而其威平矣故我亦順天意以綏之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朝將歸而賜于廟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于太廟示不敢專也爵命于廟饗賜亦于廟也微子萋且敦琢修

其禮物所謂在彼無惡也天子信宿縶馬以固留之所謂在此無射也王者之心與天同體前者紂與武庚自作不善天降之威我亦威之今者微子崇德象賢天降之福我亦福之其左右綏之者皆所以順天之道而并非邀結其心也大矣哉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也遏止劉殺耆致也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强於天下矣原其初實由文德之文王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於除殘去殺以致定其功而已盖武烈仍本於文謨也

武一章七句

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朱子曰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也何楷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姚舜牧曰一戎衣而天下定民免於水火

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其烈與文
王等也李樗曰按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名
之治言大武之舞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
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為止戈之
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
其義一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賦也閔與愍通傷也予小子成王自謂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皇考武王也永世終身也皇祖文王也庭止在庭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傷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居憂今雖免喪煢煢常在疚也每念

皇考武王終身克盡孝道皇祖升遐常思念之如陟降於在庭予小子念皇考猶皇考之念皇祖亦如見其陟降故夙夜之間不敢不敬也於乎皇祖文王皇考武王予小子承兹大統當永思祖考之所行敢須臾忘之哉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朱子曰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後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是

也除喪入廟其思父祖人之情也然思之而不效其所為猶不思也成王之夙夜敬止真能思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武王之受丹書也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思之而夙夜懋敬則能守敬止敬勝之家法所以為繼序不忘也豈徒曰煢煢疚哉已哉黄櫄曰當成王之時王業已成而詩有慄然危懼之詞蓋治常生於戒慎亂常起於驕盈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猶以累

卯為心此其所以保治於無窮也大誥曰予維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此之謂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成悠遠艾至判分渙散也言問予小子將何由有成乎惟有率循昭考之道耳昭考之道遠

矣予未能有至也進而勉以就之偶至之矣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以予之涼德遭家多難實不能堪昔者皇祖陟降庭止今皇考紹皇祖之神上下於庭因以陟降於家予小子在廟在宮皆見之矣惟望皇考降休保予之身使不罹於危難明予之身使不至於昏愚庶幾有所至而有所成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成王祀武王也武廟初成致新主而祀之

也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皇皇如有求而弗獲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如或見之是也灼知大道之高逺勉而難至密察一心之出入離而難合真覺祖考之神靈常在左右實求一身之保明期於繼述亦可以想見成王之用心矣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賦也顯明士事就近將進佛弼通仔肩任也言予乃令知敬之不可已也天有顯道不可欺也駿命不易宜思所以保之也無曰天高凡人之所事天皆陟降而觀之蓋無日不鑒在兹而可不敬乎昔皇祖文王緝熙敬止予小子不明敬止之道期勉于緝熙而已日者予率昭考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今惟有效其所為日有所就無忘所能月有所將提撕吾心之光

明使繼續而不至於昏昧又望爾諸臣弼予負荷示我以顯然之德使遵而行之庶知行並進而敬之之功乃純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成王自箴也周公戒王曰皇自敬德名公戒王曰王其疾敬德令王自警曰敬之敬之是體驗有素而見天之不假易也敬非寂守之謂必有資於學焉今夫天之明命内麗於人心而

外著於事物所謂至善止而不移者也學之者必致吾心之知明於所止而默識之所謂緝熈於光明也必勵吾身之行得其所止而固守之所謂顯德之行也知止而後敬純於心得止而後敬達於事故致知力行者主敬之實功也大學言敬止而繼以道學自修中庸言愼獨而歸於明善誠身皆是道也然則成王之於學所得有深焉者矣敬之小毖皆戒勉之詞而列於頌

者意成王平日常誦此以自警故後之祀成王者歌於其廟以妥神非通用之樂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而比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也拚飛貌蓼辛苦之物也言予自今其有所懲戒而知防後日之患矣蜂不可使而強使之是自求其辛螫以比使管叔監殷

而致叛是自啟亂也桃蟲化為飛鳥向不知信令始信之矣以比武庚勝國之餘卵而翼之遂致為難是自招侮也若前車已覆而後車不鑒是既遭家之多難將又集于荼蓼予不堪其辛苦是以日懲而思毖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成王自戒也成王初信二叔而疑周公忽武庚而不為之防幾危王室令始悟而悔之歸

誠於周公也毖而言小者毖之於小也既已辛螫悔之何及當於其莽蜂之時而謹之也拚飛成鳥則不可制當於其桃蟲之時而防之也黄佐曰天下之患常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是故堅氷之至始於履霜可不慎哉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賦也芟除草也柞除木也澤澤土解散也耘鋤也芟

柞之後草木根株有未盡者故鋤去之也隰溝也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水道田畔皆當修整十夫所同故

耦徂也朱子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

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

任氓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喰衆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傚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既種之後其實函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是也厭厭苗皆滿足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此苗既長大而去其苗間之草也濟濟衆也實穀實也積聚藏也萬億及秭四句見豐年飶說文云飯香也椒味辛

烈范處義曰有飶言其饌也有椒言其酒也楚辭云桂酒椒漿是也胡壽也朱子曰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且此也振起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盖自起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臘祀也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

以休息之是也春耕夏耘備言田家之苦秋穫冬藏極言田家之樂蓋王者之心與民一體其苦也不啻身受之其樂也不啻身享之故言之親切如此也至於亞旅彊以以任萬民思媚有依以榖士女載穫以後以謹蓋藏以烝祖妣以饗百神以供賔客以養耆老於慰勞休息之中有教養兼施之道焉是以普天皆蒙樂利萬年永享治安振古以來國家之事莫有大於此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賦也畟畟利也或來瞻女餉之也筐筥餉具也黍餉之美者糾笠輕舉貌趙刺土也薅去草也荼陸草蓼水草糾笠以薅餉畢而勤所事也草朽則苗疏而土

肥故禾茂也挃挃衆穫聲栗栗顆粒圓也其秉之堆如墉之崇其穗相比如櫛之密積禾於場之象也禾茂故穫多也百室衆室也萬尚烈曰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收穫事畢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是也積多則室盈而婦子之入此室處者身安而心亦安矣寧我婦子神貺莫大焉故用大牲以報之也黄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似效之也言此犉牡報祭之禮我先祖世行之矣今似而效之續而舉之者盖以

續古人之舊典庶幾不替其先而實未足以荅神貺於萬一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報社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也殺是犉牡所謂大割也天子祭社而言農事者為農報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天下之婦子皆家人也播穀薅荼婦子之勞苦時切心憂今幸黍稷茂而百室盈則

婦子寧而王心亦寧矣猼牡報祀豈容已哉盖自后稷教稼以來子孫世以農事為重故似之續之如此也可謂知本務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爵弁士服也紑潔貌載戴也俅俅恭順也門側之堂謂之塾其下則基也鼐大鼎鼒小鼎也思柔者酒能和血所以柔老人之筋骨也吳譁休福也

言絲衣載弁之士恭順執事自堂以至於基省其地以定位次也自羊以至於牛省其牲以定品味也自鼐以至於鼒省其器以告潔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敬謹無有喧譁怠慠者是以壽考之人得所養而受福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養老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孔穎達曰

飲酒而正齒位者葢為民三時務農行闕于禮故於農隙而教之養老尊長行孝弟之道是也蜡而臘臘而養老合觀豐年載芟絲衣三詩而先王之教養斯民者亦可以知其大略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鑠盛遵循熙明介甲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也嗣嗣文王也爾謂武王也允信師衆也言盛哉我周

之師原無敵於天下但以時尚未可故養而不用此葢通伐崇以後而言待其天運已轉時當純熙乃用大兵以伐殷遂邀天之寵而受命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武功之成雖自武王而用此以嗣文王者葢以武王大公之心能見信於衆人皆諒其伐暴救民而非富天下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

酌一章八句

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國之興廢在於天命命

之遲速在於天時當晦而遵養時止則止也當

熈而大介時行則行也是故文王之不有天下

與武王之有之皆所以奉若天時事異而心則

同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以用閒代也言自克商以來

萬邦乂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

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功德上昭于天故命為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下也

桓一章九句

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其言卒章者

武之卒章也言其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首言禁暴戢兵所謂勝殷遏劉也則武為一成可知也終言豐財所謂屢豐年也則桓為六成可知也取天下以武安天下以文文者用賢之謂也能保厥士以治四方則民安而天佑之萬邦屢豐有由然也時邁之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賦也勤勞也應當敷布時是也繹繼續之也徂往也於歎詞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其後受命而為天子應思所以繼其勤且布是繼續之思於天下不徒有其心兼有其政也葢上天之命前人開之後人定之乃可以永保其受之我自今以往惟求所以定是周之命者則繼續文王之思不可一日而忘也

賚一章六句

賚大武三成之樂歌也承武酌而為言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所謂文王既勤止也我應受之與嗣武受之我龍受之同也既已受之則當定之所以定之者惟有繹思文王而已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繹之所以述其事思之所以繼其志繼志則承文之德述事則敷文之功再言繹思以為舍此無以為定命之道也此楚子所謂保大定功者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皇大時是陟升也隨山之相連者喬山之特起者允實也猶與由同翕合也敷普裒聚對向也言大哉周之有天下也嘗因名山升中于天陟其巓而望之見相連之小山特起之大嶽由於地中之大河合於大河之小水普天之下山峙水流諸侯之國於其間者莫不環共内向以對于天子此有周之受命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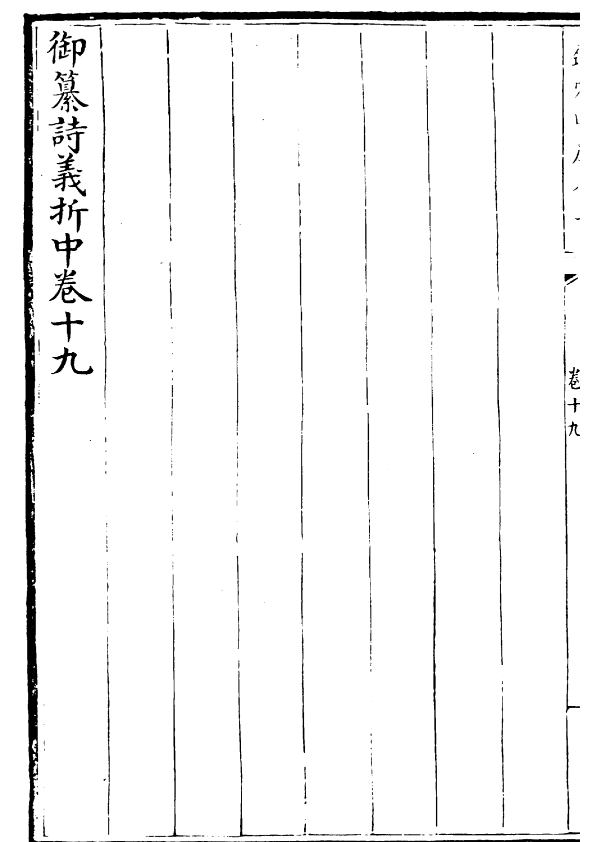
以為獨隆也

般一章七句

般大武四成之樂歌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此武王經營天下之志而周公成之故於廟樂特及之也酌賚桓般名篇之義未詳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遏劉耆定期望之詞也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已然之詞也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徂維求定南還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裒對所謂南國是疆也五成之歌令無之矣桓則六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尊其位曰皇以閒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詞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十四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二十

魯頌四之四

魯在禹貢徐州之域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其

詩四篇皆樂歌也故列於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說文云牧馬苑也駉駉非一苑也毛傳曰諸

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是也坰地名坰之野牧所也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也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彭彭盛貌無疆思之廣也㳟善也言在坰之馬毛色美備駕車壯盛所以如此者由於人君之心思慮廣遠無有疆域之限是以偶一思及於馬而馬遂㳟焉盖以仁心獲天眷不止牧馬一事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

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蒼白雜曰騅黄白雜曰駓赤黄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貌無期久而不止也才材力也孔頴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有容也此章言戎馬貴力故云伾伾有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白鱗曰驒白馬黑鬛曰駱赤身黑鬛曰駵

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絶貌無斁深而不厭也作奮起也孔頴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曰駰彤白雜曰騢豪骭白曰驔兩目白曰魚祛祛健貌無邪思之正也徂行也常行而不疲也孔頴達曰此章言駑馬主給官役故曰祛祛强健

也

駉四章章八句

駉考牧而祭馬神也定中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彼勸畜牧故兼言牝此閱軍實故專言牡也其言秉心猶駉之思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期無斁之義焉言馬政而及於思者探其本也國政之盛衰皆本於君心心不能無思而患其有邪一涉於邪則廣而愈荒久

而愈迷深而愈鑿故貴無邪也以無疆無期無
斁之思而一歸於無邪則專精以思理將睿可
作聖且神與天通矣新氣化而育庶物皆本於
此焉耕稼而五穀茂牧養而六畜蕃思中之一
端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
以三百篇中事無所不有義無所不備而原所
由作皆本於忠厚正大之心使讀之者感發其
興觀羣怨之思油然自得其性情之正由是以

行於人倫而達於庶事則家道以之興盛國運以之昌隆此實聖人删詩之本意駉之一言果足以蔽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駜馬肥健貌重言有駜非一馬也乘黃來燕者所乘也公燕所也明明禮文辨治也振振羣起貌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

以起興也于下翔集以興舞也咽咽鼓節也胥相也
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乘牡馬皆牡也會飲者不乘牝也言飲酒
重在酒也勞農以酒養老亦以酒也于飛將去以興
歸也不醉無歸所以盡懽也醉而言歸所以成禮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賦也青驪曰駽載燕言飲酒之禮與燕同也自今以始祝之也年豐而後蜡祭故祝自今歲為始歲歲皆有年也飲酒所以養老故祝有齒德者皆有善道以遺子孫也願天常錫豐年願人常行善道亦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

飲酒于序以養老焉禮運曰仲尼與於蜡賔則蜡而飲酒魯固行之矣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蓋謂民終歲勤動一日飲酒所以弛其勞也而行禮奏樂尊爵養老弛而未嘗不張有文武之遺意焉有駜之詩其知之矣鼓舞胥樂極飲酒之歡而始於在公明明終於穀貽子孫酒以行

禮未嘗繼以淫也好樂無荒故聖人有取焉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興而比也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之學曰辟廱水周環如璧諸侯之學東西南三面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也芹水菜也泮水采芹因所見以起興抑以比魯侯之興學育材取而用之也戾至也觀其旂望之也茷茷飛揚貌噦噦聲和也小謂童子大成人者也舉

國之人不論小大皆從公而往焉蓋喜公之視學而樂聞其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興而比也藻文草也蹻蹻盛貌其音言也昭昭詳明也載色温其容也載笑和其聲也温厚和平不怒而明教之所謂循循善誘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寛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興而比也茆鳬葵也在泮飲酒養老也禮記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天子如是諸侯可知也永錫難老祝老者使壽考也長道猶大道也羣醜謂淮夷也旣飲酒之後與老者謀之將順大道以伐淮夷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此之謂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允信昭明假至祜福也言此穆穆之魯侯既敬於内以自明其徳矣又敬於外以慎威儀所以為民則也教士養老信能文矣屈此羣醜又能武焉文王武王魯侯之祖也今允文可至於文王允武可至於武王格烈祖即所以孝周公也靡有不格則靡有不孝而文敷教化武振威靈其福皆自求之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賦也明明即穆穆之著見也允文允武果能明其德矣德明則教化興而遠人慕故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也矯矯强貌馘殺而取其耳也淑善問訊也囚所虜獲者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也孔頴達曰馘者不服而殺之也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囚者已服之人當受辭而斷其獄故使善訊

如皐陶者獻之司馬光曰受成獻馘皆在學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與逖同東南謂淮夷也烝烝光明也皇皇正大也吳諠譁揚矜躁訩爭訟也言魯侯克明其德以服淮夷將帥之臣皆能推廣魯侯以德服人之心故桓桓于征但使之遠處

東南勿犯中國而已不窮兵而黷武也功成之後其
心光明其事正大不諠譁不矜躁從未有爭功興訟
以告于魯侯者第見其濟濟然羣在泮宮而各獻其
功蓋其從公于邁受教有素故如此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觩弓弛貌搜矢多貌斁懈也固堅獲得也上章
言將帥此章言士卒也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

而不用戎車甚博道寛而無阻也徒御不懈守法而
勤事也士卒凱還勝而不驕淮夷既克亦化于善而
不敢違逆此皆因在學受成有善謀而能固守之是
以淮夷之心終為我得所謂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懐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比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鴞食之則聲變孔頴
達曰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以比不善之人感恩

德而從化是也憬悟也龜尺二寸曰元龜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言鴟鴞鳥也尚能變音淮夷人也豈不從化前之為逆是其迷也今之來服則其悟也悟而改過是以獻琛輸誠而樂中國之教化亦如飛鴞之集泮林食桑黮而懷好音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伯禽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蓋

泮宮作於始封之日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作泮征淮後先繼舉其為伯禽之詩無疑也泮宮之作教士而已釋奠養老亦所以教士也訊囚獻功於教士無與而亦於學者清兵刑之原也當其無事固以匪怒伊教者昭訓士之德音及其有事即以匪怒伊教者為屈敵之長道故

淮夷並興而惟敬明其德以格烈祖惟克明其德以服遠人一時任事之臣桓桓于征者克廣德心矯矯獻功者皆崇德讓至於孔淑不逆之後淮夷亦易惡而從善泮水之化遠矣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也宫廟也閟宫者禖宫也毛傳曰孟仲子云是禖宫也姜嫄祈子之所也侐清静也實實𥪡固枚枚礱密也回邪也依眷顧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奄有下土盡地利也禹平水土稷繼播穀故曰纉禹之緒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纉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伐也大王遷岐民咸歸之實開伐商之基而非已有其志也屆極也天命已極也貳疑虞慮也大明之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也敦治也咸同也言武王克商而治天下皆周公同之也王成王也叔父謂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小國也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者也莊公之子有二閔公短祚此僖公也龍旂承祀總承上文之詞言祀后稷與周公也耳耳柔從也忒差也后帝上帝也后帝后稷並言之者祀天而以稷配也魯有祈穀之郊自僖公始也騂犧牲用騂牡也皇祖稱周公也稷與周公皆世祀不祧故俱稱皇祖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横木於牛角以止觸也秋用而夏楅衡者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公羊傳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是也犧尊尊作牛形而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去其毛而炮之也胾切肉也羹肉

汁也太羮不和鉶羮和之也大房俎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是也萬舞名震騰驚懼也不虧不崩言其壽也不震不騰言其臧也三壽作朋者人與岡陵三者同壽如作友朋也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公車千乘大國之所出也朱英所以飾矛緑縢所以約弓也公徒三萬三軍之成數也貝胄以貝飾胄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彼來而我禦之也懲創也我伐而彼畏之也春秋莊公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所謂戎狄是膺也僖公四年春會諸侯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所謂荆舒是懲也黄髮台背老人之象也壽胥與試言老成之人皆與為公用也書曰詢茲黄髮則罔

所懲是也耇老艾養也言老而得所養也眉壽無害
久安長治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春秋書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論語言顓臾先王以為東
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所謂奄有龜蒙也荒治也大
東極東之國也海邦近海之邦也春秋僖公元年公

敗邾師于偃十月敗莒師于鄑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盟于向邾莒在魯東而近海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僖公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地以淮淮亦與也所謂淮夷來同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魯之南境也踰鳧繹則至于徐矣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莊公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

齊人伐徐僖公十四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徐服於魯久矣諾應也若順也南方之夷徐為大徐服則淮夷南夷莫不應而順之矣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髪兒齒

賦也常魯邑名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

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潜是也周公營洛成王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邑田美而近于鄭故隱公末年鄭伯欲以祊易之而未果也桓公弑立鄭挾而要之故以璧假許田魯人雖從之不願也齊桓之伯也諸侯各反其侵地故僖公復取之焉常與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也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兒齒齒落而更生細者壽徵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徠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莊公之廟也奚斯公子魚也曼長碩大也新廟子魚所督修其制長大于羣宮也萬民是若者廟雖踰制而民心順之也終之以此者見僖公能郊天禘祖而又大其禰廟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頌僖公也首章敘后稷也二章敘周公也
三章郊祀后稷也四章禘祀周公也五章言伐
荆楚也六章言伐邾莒七章言服徐淮八章言
復常許九章言作禰廟也凡僖公可頌之事備
言之矣至於熾昌富壽頌禱之詞層見而疊出
者盖緣僖公之前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内亂季
友出奔魯之宗祀不絶如綫幸而僖公賢明國
家乂安故詩人喜而頌之欲其修德任賢眉壽

無害以綿后稷周公魯公之祀於不替此亦臣子忠愛無已之心故聖人有取焉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封于商至湯而有天下武王滅商封微子于宋至戴公時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後又亡其七焉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靴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猗盛那多置陳也靴鼓非一故言那也簡簡鼓聲衎樂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奏假奏樂以格神也綏安也

思成神以思而成也鄭康成曰禮記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是也淵淵深遠也鞉鼓淵淵始奏也鼓以起樂鞉以兆鼓也嘒嘒清亮也管堂下之樂與鼓應者也既和且平合衆音而言之也周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是也

磬玉磬也依我磬聲者堂上之樂依磬聲以為節也
赫盛也穆穆靜也穆穆厥聲所謂奏假無言也庸鏞
通所以節鼓也斁間也所謂間歌也奕合也萬舞有
奕合樂也嘉客來助祭者也夷平懌和也樂聲和平
故聽者亦和平也世世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言
祭祀之禮皆古人之所作也温恭者温温而恭所謂
恭而安也執事行禮也恪嚴肅也將進也言奏假之
樂執事之禮不過行古之道而望烈祖之顧予者蓋

以予湯孫也一脉相承以奉祭祀庶幾因此來顧此則思成之誠心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詳言樂者尚聲也未迎神而奏鼓商制也兆以鞉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鞉鼓也依我磬聲所謂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庸鼓有斁所謂笙鏞以閒也嘉客夷懌所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也執事有恪言行禮也禮

以將敬樂以導和故奏樂之時雖穆穆而莫不夷懌主於和也行禮之時雖温温而歸於有恪主於敬也亦可謂得禮樂之情矣然而猶不可恃也至禮無文大樂無聲必思而成之使祖宗之靈爽賔顧予之烝嘗此則精神之相通不止進返之文已也夏忠商質於此猶可想見焉陳際泰曰樂者聲也聲名風風名氣氣名神然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成矣思者氣之精

也鬼神非其類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名之
則格者必烈祖焉顧予烝嘗以此也知此詩之
道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黄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賦也秩說文云積也申重也爾謂時王也所祭所也
言烈祖成湯有厚積之福足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
爾今祭祀之所也酤酒也賚與也思成見上篇和羹
鉶羹也戒定也平五味均平也鬷中庸作奏言祭祀
之所獻以清酤神既飲之矣薦以和羹神既食之矣
主祭之人極其肅靜奏假無言所謂有孚顒若也與
祭之人莫不齊一時靡有爭所謂下觀而化也酒清
殽馨而人又誠敬是以神予之以壽福也約軝錯衡

見采芑篇鶬鶬聲和也以假以享來助祭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不止主人福壽而已四方諸侯感其車服咸來助祭則福及百辟而我之受天眷命益以廣大矣且上天降康屢獲豐年則福及兆姓粢盛愈備而祖考之享祀降福益以久長矣此皆思成之烈祖顧予湯孫之烝嘗祖孫一脈精誠相感以致此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成湯也那祼獻之樂此則受釐之詞也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得人也降豐年之粢盛以饗其先祖得天也而原所由致起於烈祖之顧孫則是得人得天皆本於得親也慈孝行於一家福祿及於天下君子是以知祭之為義大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時至有娀氏女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生契封於商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芒芒大貌正治也域疆理之也九有九州也勝能勝其任也大糦黍稷也契封於商其六世孫振遷于殷國始大其十二世孫湯始受天命而治理四方也自湯之

後子孫世有天下凡受天命而為后者皆能敬慎不怠是以奕世相傳以至于今王也稱武丁者在廟故稱名也稱孫子者對祖故稱孫對禰故稱子也武丁之為孫子也克紹前烈凡湯之所為無不能勝其任是以保世滋大盛其儀衛龍旂十乘以進粢盛也邦畿王畿也止居肇開假至也祈祈多也景景山員周圍也何與荷通言王畿之地其方千里四方之民莫不來居故聲教四訖湯之正域四方者今肇開之外

薄四海矣四海咸歸諸侯來至者多見王畿之地負景山而周以大河仰其形勝莫不歸心是以殷之受命為后者皆宜居於此以荷天祿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武丁祫祭也祫祭自始祖以下故首言契也契封於商言宅殷土者其後遷殷也竹書夏帝范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商侯者振也振為有易所戕其子微興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日

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是也微之六世孫曰天乙是為成湯伐夏而有天下成湯曰吾甚武故曰古帝命武湯也自湯以後多賢君伊尹訓太甲咎單訓沃丁伊陟相太戊巫賢相祖乙盤庚涉河復修湯政故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也盤庚之後殷復衰至於武丁得傳說為相殷以復興故曰在武丁孫子也傳說之學同於伊尹觀說命

可見而高宗伐鬼方功甚偉凡湯之舊政皆能
行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也與詩言相合矣邦畿千里景員維
河告先王以定都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
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於隞
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祖乙以後復徙河北
至於盤庚乃涉河而南都於殷從上甲微之故

居然率籲衆感末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則列祖在天之靈亦必聞而喜之故於廟中歌之以妥神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明長遠也芒芒無涯之貌敷布方四方也外大國四夷也幅邊隕當作員圍也有娀國名契之母家也將大子女也言深明祭祀之道者維商也

知有天下之祥發源甚長故禘其所自出之祖焉當洪水芒芒之時禹敷土於四方外之大國亦皆疆理如禹貢所載萊夷作牧西戎即叙之類是也禹甸之幅隕既長有娀之國於此時而方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於商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深遠也王追稱之也桓勇撥開達通率循履

禮越過發應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光盛貌截齊也言契之德甚深遠勇於開導人而教之是以小國大國皆受教而通於道且不止以言教也凡其所為必循禮而不過是以起視其民莫不應而從之知行並進人已兼成素王之學已開於此矣而其孫相土又有盛大之功化行海外使之截然不侵不叛是以能長發其祥也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齊會也范處義曰天之眷命未嘗有違於商而由湯之先未有可以配天者至湯而德與命會是也降下也不遲疾也鄭康成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是也聖知之明也以義制事也敬守之固也以禮制心也敬義夾持則德日進故曰聖敬日躋也昭明也假與格同感通也以其昭明感通於人明德以新民也遲遲不迫也徐而教之久道化成也鄭康成曰急於

已而緩於人是也祇敬式法也上帝鑒湯之德愛而敬之故命為天子使為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球玉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所謂玉帛之會也旒冕旒綴結之也受玉以結諸侯之心是下國為旒而我綴之係屬之也人心歸服則天休至矣競急絿緩也優優寛裕之意遒聚也不失之急

不失之緩不過於剛不過於柔事皆得中而寛裕布之則人心愈和而百禄皆聚矣盖湯自祝網之後天下歸心故修其文德如此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總

賦也共供給也師行而小大之國皆供給之所謂兵車之會也厖駹通馬也駿馬之良者受共以用諸侯之力是下國為馬而我駿之調習之也龍寵也師之

勝負皆由於天今荷天寵眷士卒各奏其勇則蔑不勝矣震驚也戁與赧同愧也竦與悚同懼也不震所謂無畏寧爾也不動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不戁不辱之也不竦不慴之也如是則天與人歸而百祿皆合矣蓋湯自征葛之後民徯來蘇故布昭聖武如此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枝也本則夏桀三蘖則韋顧昆吾也遂生達長也言湯德已至桀惡不悛於是載旆秉鉞恭行天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如火烈𤇈不可止也韋顧昆吾三國黨惡如苞生蘖然九州皆已歸商與彼三蘖截然不通則莫遂莫達矣是以次第滅之并夏桀亦放之也聖敬日躋天德也敷政優優王道也天德日崇王道四達而後恭行天罰則湯之所以有天下者可觀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卿士阿衡伊尹之官號也降禮下之也中葉震業殷中衰也相土烈烈而湯以七十里起其中衰可知也成湯以聖武之天子而降于卿士其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能下賢可知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與湯咸有一德因佐商以有天下此一代之元勲故於廟配享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葢商制也史稱有娀氏女簡狄為帝嚳妃吞燕卵而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娀方大通於中國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為契所自出與詩言瞻合

則史記不足信矣自契之後獨言相土者宗有
功也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
于商邱乘馬者田賦也漢志曰四井為邑四邑
為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有戎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乘
馬之法乘馬之法行故海外有截也契有文德
相土有武功實基興王之業故商人祖契而祀
相土為不遷之宗也盤庚曰今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則商之功臣其配享者多矣而獨言阿衡者意此詩作於沃丁之時也太甲之子曰沃丁沃丁之時伊尹乃卒葬于亳既葬而祔于廟以祭之也上及於始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於有功之臣商之制禮可謂忠厚而周密矣故曰濬哲維商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深裒聚也湯孫謂高宗也自盤庚之後殷復衰楚人叛之高宗既得傅說撻然用武奮伐其國深入其險阻使荆人裒聚之衆截然不敢復動此皆高宗之神武獨斷故曰湯孫之緒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狄國在秦隴之西貢獻曰享世見曰王此

荆楚聽命而諭告之也蘇軾曰言爾國雖逺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逺猶莫敢不來朝貢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郝敬曰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據東南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墻故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而且要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朝也適適謫通解懈也此荊楚既平而告諭諸侯也言上天命爾多辟建都邑於大禹所治之地當以歲時朝覲恪供乃職勿干予之譴責但勤於民事稼穡匪懈則可以免咎矣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是勿予禍適以稼穡匪懈為本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也
言天命多辟又日降而監之甚可畏也下民雖卑上
天以為視聽其可畏更有甚也諸侯恪恭職守我則
賞罰諸侯賞不敢僭罰不敢濫夙夜不敢怠遑惟以
敬天勤民之道命于下國則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
無禍適矣封建厥國不啻封建厥福也書曰其惟不
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此之謂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飭也極表也赫赫顯盛濯濯光明也壽考謂高宗也書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是也言高宗之命于下國如此則宅中御宇而四方為則矣奮伐荆楚如彼則安内攘外而聲靈赫濯矣又承天眷命至于壽考且天下安寧以保我後世之人其功德之高遠如此豈可不立廟以宗祀之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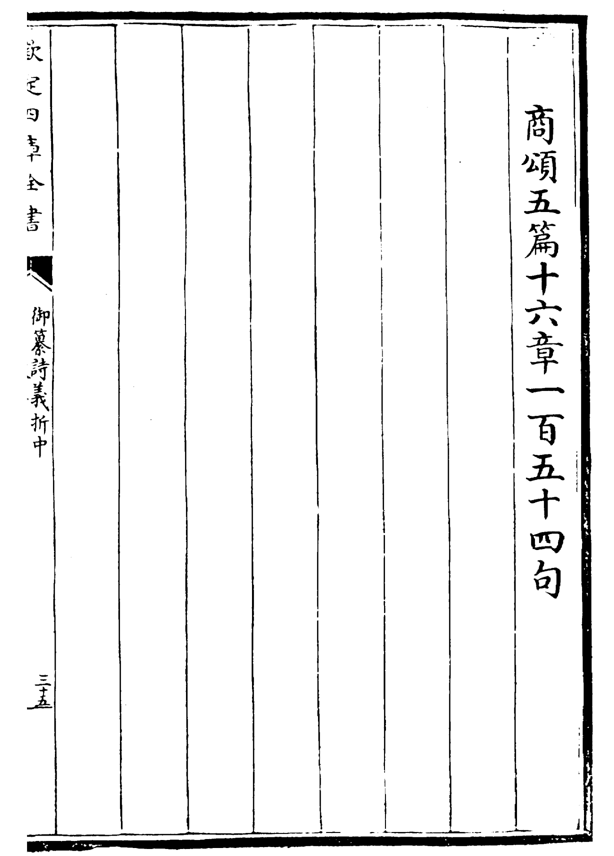
賦也景山在商都春秋傳曰湯有景亳之命是也丸丸圓而直也斷截於所生之地也遷徙於所用之處也方繩墨正之也斲斧斤削之也虔敬其事也桷椽也梴長也椽以長為善也旅衆楹柱也閑閑合度而不過其則也寢廟中之寢也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懽皆欲立廟以祀之今廟成則高宗之神安而天下所

以報高宗之心亦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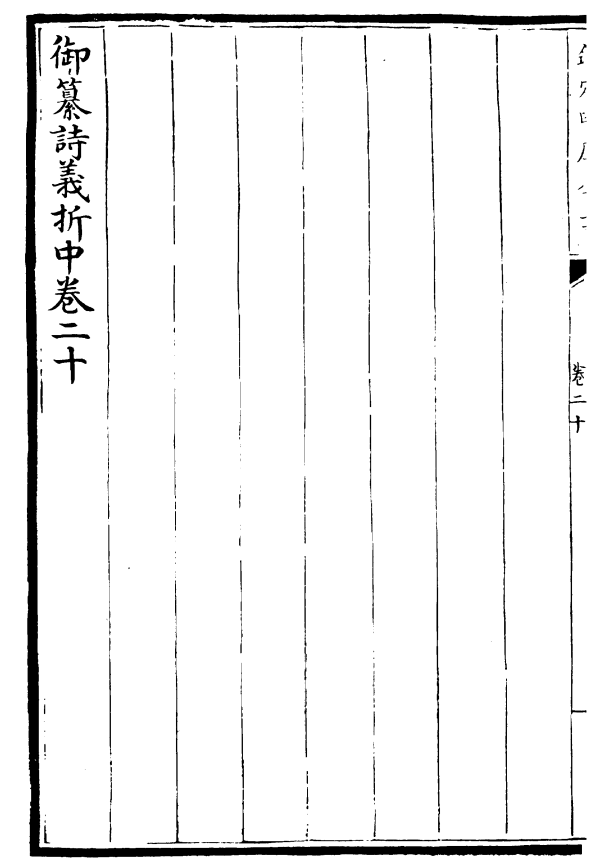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序曰殷武祀高宗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而當祧者别立廟而稱宗不在七廟之數也殷人祖契而宗湯自湯以後又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皆不遷者也荆楚為患久矣深山大箐綿亘無極羣夷裒聚於其中留軍屯守猝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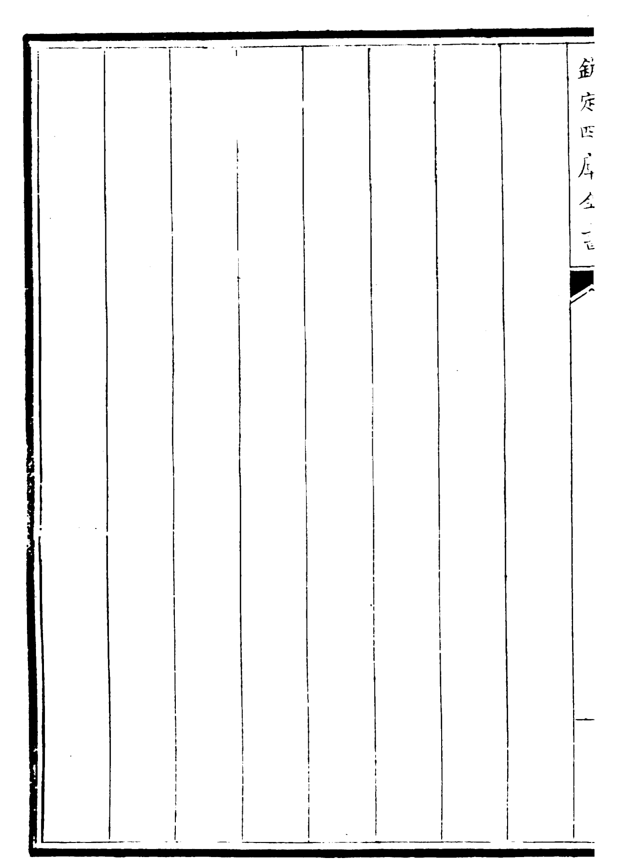
下擊之則遁師還則復出故平之為難也高宗奮然直擣長驅入其險阻而扼其要害使裒聚之旅截然止於其所不能逃遁而亦不敢相援故不戰而自服也荆楚既平不勤遠畧誥諭列辟以敬天勤民保邦致治之道雖謨訓何以加兹蓋其舊學於甘盤而交修於傅說所得有深焉者矣故能武功文德一時並懋廟祀百世名垂千古不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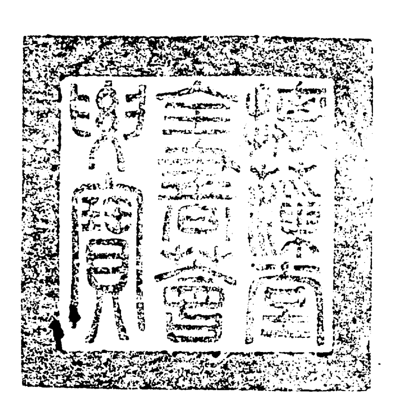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二十

謹案卷二十第十七頁前五行頌禱之詞刊本詞訛祠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其子微與師滅有易刊本微訛徵據史記殷世家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盤庚涉河刊本涉訛陟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映杓